

爱情
系列

上海爱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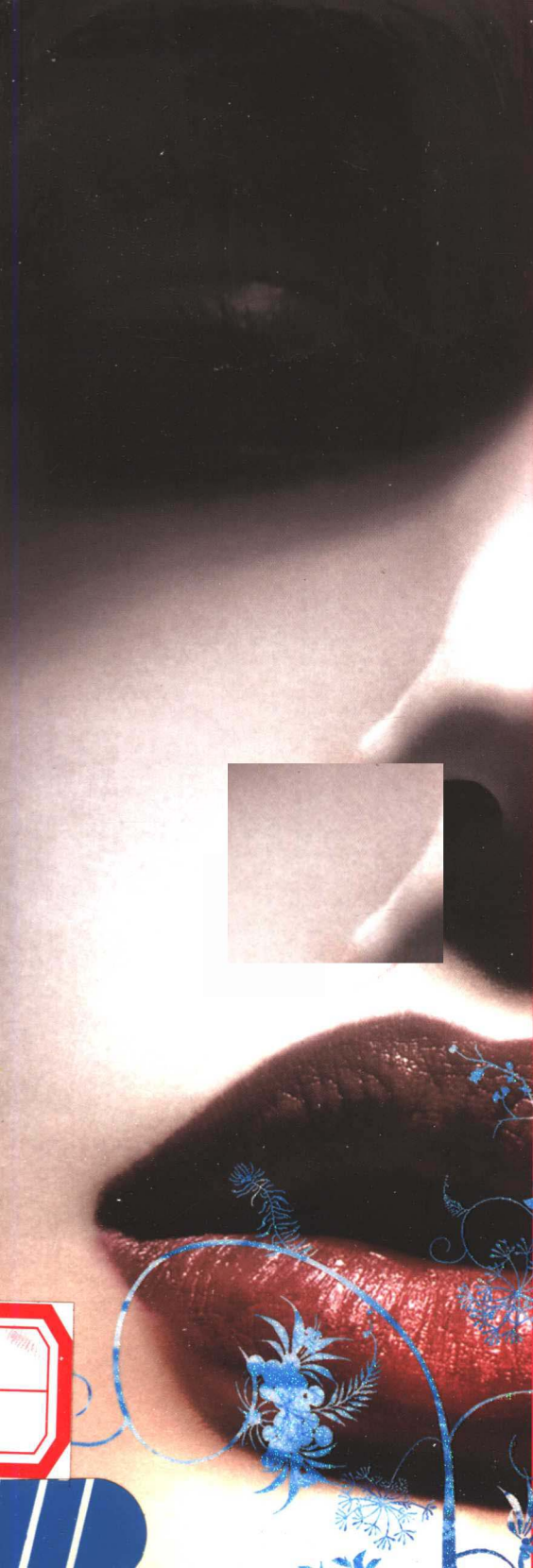
那些 女人的秘密生活

品读爱情的人，可以永远活在爱情的世界里

SHANGHAI AIQING 台海出版社

海上浮华，上海女人的情与爱 品尽爱情滋味，尽览情爱百态！

张英◎主编 宁财神 殷慧芬◎等著





张英◎主编 宁财神 殷慧芬◎等著

SHANGHAI AIQING

上海爱情：

那些

女人的秘密生活

台海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那些女人的秘密生活 / 张英编. —北京: 台海出版社, 2006.9

(爱情馆系列)

ISBN 7-80141-520-5

I. 只... II. 张...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04964 号

那些女人的秘密生活

主 编 张 英

责任编辑 谢 香

策划编辑 禹成豪

特约编辑 石生琼

封面设计 小 贾

责任校对 耿利芳

出版发行 台海出版社

版 址 北京景山东街 20 号 邮 编 100009

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旺银永泰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640 × 960 毫米 1/16 字 数 200 千字

印 张 16.50

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80141-520-5

定 价 22.9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·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



世界上最远的距离·宁财神·001

世界上最远的距离,不是生与死的距离,
而是我站在你面前,你却不知道我爱你。

焱玉·殷慧芬·021

堕落也要讲品位,讲格调呢。我不会随随便便地出卖自己。
你不抬高自己,男人就会认为你贱。男人都是蠢货。

爱情错觉·姜丰·073

我睡在一个男人身边,心里却想着另外一个男人。我不知道
他会不会一样的想我,他的身边是不是也睡着另外一个女人。

做头·唐颖·119

爱妮在外边千娇百媚,她的魅力是在暧昧的底色上展示,
婚姻的风景从底色后面模模糊糊闪现,这也是有夫之妇的迷人之处。

白水青菜·潘向黎·183

她没有反击,她甚至没有什么。
她只是看了他一眼。这一眼,让他真正开始感到自己的愚蠢。

斯人已去·董懿娜·201

爱究竟是什么?是狂热,是放荡不羁。



世界上最远的距离

世界上最远的距离，不是生与死的距离，而是我站在你面前，你却不知道我爱你。
世界上最远的距离，不是我站在你面前，你不知道我爱你，而是彼此相爱，却不能够在一起。
世界上最远的距离，不是彼此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，而是明知道抵挡不住这股气息，却又装作毫不在意。
世界上最远的距离，不是明知道抵挡不住这股气息，却又装作毫不在意，而是以冷漠的心祝福你。

宁财神

上海人。

中国第一代网络写手领军人物，网络「三驾马车」之一。

有《假装纯情》等作品，独自操刀的30集电视剧《武林外传》，以恶搞、讽喻的形式，深受欢迎。

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就是我在你身边，你却不知道我爱你。

我在钩钩网查这句话，出来四千九百多个结果，大部分都是凄婉酸楚的爱情小段儿，翻了几页之后，不得不带着泪花儿感佩这帮不肯主动示爱的人，不容易啊，受多大苦都自己扛着，流再多泪都敢和着鼻涕一滴不落往自个儿肚里咽，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，这份精神头儿伟大之至，普天下劳动人民可算找着最合适的接班人了。

以前看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并不觉得牛逼，我认为，你丫既然自己不敢表白，那距离远点儿您就只能自己担待了，怪不得旁人，再哀怨再凄凉也都是您自找的。我跟钱小丽表达这个观点的时候，她批评了我，据其分析，这种观点表明我是个大男子主义者，是个不解风情的老冒儿，我当场承认，并且带着沾沾自喜的神情跟她讲，不解风情好啊，不会出去乱搞，这世道像我这么有安全感的男人上哪儿找啊？过了很久我才知道，我被那帮一分钟就能攒出一篇专栏文章的孙子们给骗了，其实这世界上最不值钱的东西就是安全感，这道理我明白得有点晚。

就从钱小丽的流氓兔子说起。其实我对钱小丽的第一印象并不太好，初见面还没怎么聊呢，她就从包里拿出一堆流氓兔子给我看，这是手机上的，这是挂在包包上的，这是眼睛盒上的，这是……介绍完之后便不管不顾地开始絮叨，一遍遍说着迷死它了迷死它了，生怕我瞧见她的灿烂笑容之后开始想入非非，先拿兔子当挡箭牌招架一阵再说。你说我犯得上跟一卡通兔子争风吃醋么？她不管，低着头一根根数兔子毛，几分钟之后数乱了，抬起头无助地看了我一眼，然后低头再数。以前有姑娘告诉说，我是



一个能给人压力的人，尤其是聊天的时候，会使对方非常紧张，她的这个毒咒又一次应验了，钱小丽被我咄咄逼人的说话方式逼得狂数兔毛，全然忘了她是来给我送礼物的。

我问钱小丽，老徐给我的礼物呢？她说别吵，我又数乱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她好像醒过神儿来，喔了一声，转身从包里拿出一个小礼盒交到我手里，我说谢谢，她说你谢老徐吧，我说那我也得谢谢你，这么大老远你坐飞机来北京给我送东西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。她下意识接了一句，要真想谢就请我吃饭吧。我伸手进兜掏了一把，好像没多少钱，正迟疑，钱小丽又向我展示了一次灿烂笑容，没关系啦，我随便说说，不请也可以。不请哪儿成啊？咱们这就走，牛肋骨请不起，难道我连鸡脖子也请不起吗？

坐到金鼎轩旁边的小饭馆里，钱小丽下意识皱了皱眉，我知道她嫌脏，嫌脏也没办法，我兜里的钱只够请一顿鸡脖子，等会儿我回家要是不打车，那么兴许还有钱请她吃一碗红烧羊杂。正想到这里，钱小丽怯生生地问，我们不在这里吃行不啦？我明知故问为什么，她不答话，直接拎着包出了大门。

金鼎轩灯光辉煌，账台上磨刀霍霍向猪羊，我酒足饭饱一声大喝：小姐结账。

钱小丽执意要掏饭钱。这怎么行？我有点急，我跟她说：你不是瞧不起我吗？你难得来趟首都，快把钱收起来。我表情狰狞态度强硬，钱小丽有点犯怵，手里拿着钱也不知该不该往外送，我一连串说我来我来，伸手接过账单仔细看了一眼，然后讪笑着跟钱小丽说，你既然这么要求进步，那这顿就你请吧。

东二环上车来车往广厦云集，一派好景致，我们磨磨蹭蹭走走停停。我跟她说，饭我今儿是请不起，等会儿我请你吃冰棍

吧。她说好啊，我爱吃哈根达斯的，北京有么？我跟她说，北京早不流行哈根达斯了，有品位的人都吃可爱多。

你瞧，吃了可爱多果然就可爱多了，我从裤兜里掏出小半包餐巾纸示意她擦去嘴角的污渍，她拒绝了，从自己包里掏了纸巾出来，轻轻地抹，边抹边说，蛮好吃的嘛，就是巧克力味道重了点。我说你知足吧，买冰棍的大姐你刚瞧见了么？卖了一辈子冰棍，人家自己都没舍得吃一根。钱小丽看了我一眼，然后出脚踢飞了地上的可乐罐，问我：你们都喜欢把无聊当有趣吗？

我到现在也不知道，后来钱小丽为什么会声称喜欢我，如你所知，第一次见面我就全面展示了农民及铁公鸡的双重品性，成功地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即没品位又无趣的傻冒，当然我知道说这话有点无耻，很像是在把自己从傻冒的队伍中往外摘，但请允许我辩解一下，在没遇见钱小丽之前，我确实不是个傻冒。至少，我不会经常性的脑积水，每当闲下来大脑便是一片空白。

按照常理，第一次见面搞成这副模样，钱小丽对我产生好感的几率简直是微乎其微。可我这人向来命运多舛，所有不按照常理出牌的事都能让我遇上，钱小丽赏赐给我的七分之二爱情就是这样。

钱小丽告诉我，她从来没看过我的文章，也不想看。我说那就别看，说实话挺臭的，容易影响我的光辉形象。她吃惊地问我，你觉得你在我心目中还有形象可言吗？我装委屈，怎么了？不就蹭了你一顿饭吗？这都连着说了好几天了，还有完没完。你瞧我这两天不一直都在陪你到处逛么？导游费按一天两百算，你都欠我多少了？悟性极高的钱小丽学会了我的没皮没脸，





她说那我让你拉我的手了呢，要是按坐台费算，一台三小时，小费三百，你自己算算，你欠我多少啊？就这还没算出台费呐！我吃了一惊，跟她说：有点过了。她神情迷惘，你们不都是这么贫的吗？我说：过了。

说实话，写到这里的时候我有点写不下去了，钱小丽的音容笑貌被整理成文字之后，会让我觉得很疏远，好像那不是她，好像字里行间少了些什么，也许是笑声？也许是她不间断的轻咳？或者是她那双笑成月牙儿的大眼睛。由于我粗陋不堪的表达能力，我想我无法拼出一个既可爱又迷人，有时成熟有时幼稚，就连生气时都会让你心动不已的钱小丽。我笔下的钱小丽，看起来更像一名智商不足十七的无知少女。钱小丽告诉我，她的智商一百四，我认为不止。

算起来，一共见了钱小丽七面，第一次金鼎轩，第二次保利饭店，第三次带她去了戒台寺，第四次带她又去了一次戒台寺，第五次送她去机场，第六次是淮海路上的星巴克，第七次还是淮海路上的星巴克，但她没见着我。

在保利饭店，她的套房里，水土不服的她不停地咳嗽，还禁止我靠近，不要过来不要过来。我说我不调戏你啊。你别过来，咳！我站在离她三步远的地方看她咳成一只大虾，却不能去帮她拍背。钱小丽有个理论，写文章的都是流氓，她认为我会趁其不备伸出魔爪，我告诉她，你全身都弯成这样了，我摸不着你的胸，要不你就坐地上，这样我也摸不着你的屁股。她想了想觉得有理，点了点头。我靠近，轻轻地拍她的背，问她是否要喝水，

她重咳了一声，喘着气朝我翻白眼：你说呢？

喝水的时候，我得意地跟她说：刚才我摸着你的手了。她“噗”的一声把口中的水喷成雾状，然后恶狠狠地盯着我说：不许告诉别人！

到这里我想跟老钱说声抱歉，答应你的事没办到，我还是没有忍住，背信弃义地用文字告诉了别人，谁让我是个无耻的写字人呢？

深夜，她疲倦地倒在床上，咳嗽声慢慢转轻，迷迷糊糊地睡去。我把她的手轻轻放回到被子里，坐在另外一张床上看着，觉得此人非常好看，情不自禁想伸出手去触摸其脸庞，手伸到一半就想起了她的凶残眼神，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，只好干咳一声，把魔爪收了回来。亵玩不成，还是远观吧。嗯，真是好看，她睡着的时候眉毛会微微颤动，使整个眼部看起来非常生动，睫毛很长很黑，鼻子倒是不成，切下来当蒜头可以乱真，嘴嘛，反正也不让我亲，长得再好我也不稀罕。正胡思乱想，她也不知什么时候醒了过来，阴恻恻地说话：你不是说好睡客厅么？

在她的指责声中，我知道了她另一个品性，那就是不听解释。无论你说什么，她都一挥手，不要说了不要说了，我不听。几个回合下来，我有些不耐烦了，跟她说：我就是进来耍流氓的，怎么着吧？她被吓着了，她惊恐的神态也把我吓着了。接下来的半小时，我费尽口舌，试图以各种事实论据证明自己不但是正人君子，而且还好龙阳，对你们广大女同胞只有姐妹之谊绝无非分之想，半小时之后，她轻轻地点了点头，表示信了，然后问：那你为什么还要进卧室来呢？我当场大怒，我操我不是说了吗……她笑起来，歪着头看我：这么凶干吗啦？逗你玩儿的，你





瞧你急的那样。我“喔”了一声，转身去客厅，她叫住我，喂，你那什么瞬间写的是真是假啊？

我说是假的，她不信。我说是真的，她说你有那么好吗？我说半真半假，她说喔那我知道了，好的都是编的坏的都是你。我问她，你平时就喜欢这么作天作地么？她摇头，又咳起来，上气不接下气。我小心翼翼地接近，见她不反对，大着胆子把手按在她脖子上，一会儿不咳了，我想把手抽开，她又拉了回来，非常客气地把我的手放在她脸颊上，转了个身准备睡觉。我半站在床边不知如何是好，抽开不太好，不抽开我这站姿实在太累。正惶急时，她说：你还是挺好的，我说我也这么认为，然后果断地抽开手，踱到客厅睡了。

钱小丽后来问我，那夜为什么不朝她伸出魔爪，我说不敢，她说我不都让你摸我脸了吗？我说那我还是不敢，她叹了口气，幽幽地说：大概是我没有女人味吧？老喽！我说你满身女人味，她说我知道你嫌我臭了，我说……我说什么来着？我还是说一下为什么不对她出手吧。首先，我肯定不是一个正人君子，在钱小丽拉住我手的时候，我不禁柔肠百转，想对她干点不轨的勾当，这个念头不但当时有，过了这么久之后竟然还有。有时候想着想着后悔得直哭，但我知道，如果再来一次的话，我还是得对她以礼相待。妈的废了这半天话，我估计我还是没说清楚，简而言之吧，钱小丽是个大活宝贝，丫天生就具有让人远观而不可亵玩的气质。我那时想，除非哪天我把她弄进家门，否则坚决不动其一根毫毛，回头逼急了她不数兔子改数自己了，那谁受得了。

老钱啊，你知道吗？虽然你的头发有点开叉，但我认为它们

还是长得很牛逼的，因为它们至今还会在深夜里缠绕在我心上，让我大脑缺血动弹不得。

天亮的时候，钱小丽问我：我的脸色是不是很难看？我说不是，你现在看上去倍儿漂亮，为了坚定她的信心，我还押着韵歌颂了她：钱小丽啊钱小丽，你比你自已还美丽。她转了转眼珠，对了，她总喜欢转眼珠，看上去很像小时候家里摆过的那种猫头鹰闹钟。她问：你骂我呢吧？我说，比你自已还美丽是说，你再怎么美，你都比你更美，这么延伸下去就无止境了。花言巧语，边儿呆着去。钱小丽背着她的流氓兔子双肩包准备出发，我看着她欢呼雀跃的背影愣了神，以前没注意，丫身材居然也不赖。

钱小丽啊，你说老徐让你带礼物给我，是不是打算把你发给我啊？钱小丽回答：吓吓吓，发什么发？你以为打八十分呐？出租车司机听她说话被逗得直乐，偷眼从反光镜里看她。我颇得意，继续撩拨之，你瞧我也不错，又会写字，又不太穷，人又老实，逼急了我也能制造点生活小情趣……别说了别说了，我不要听。她一急就拿这话来堵我，哪里堵得住，我语重心长地劝导之：你就不要逃避现实了嘛，是不是对我小有点动心啊？我早看出来了。钱小丽的超高智商突然发挥功效，她改变了策略，轻咳一声，也不说话，抬起头朝我微笑着眨眼睛，看得我有些紧张，吸了吸鼻子，扭头看窗外，你看，那就是山，你们上海少见吧？

一路上，每当我试图挑衅，钱小丽就用那招抵挡，最终我终于熬不住，苦着脸问你看什么呢？她笑着夸我，你还挺帅的嘛。

老实说，我这长相大家都明晰，网上到处有照片为证，不吓着谁已属不易，她这儿突然一夸，我真是心虚得紧，随即给自





已找了个听上去颇为顺耳的理由——情人眼里出西施嘛，钱小丽一准儿是动心了。我恬不知耻地告诉她：我也觉得我挺帅的。她说你真淳朴，说什么都信。

嗯，钱小丽赐予我的七分之二爱情，其中之一已经讲完了，也许你会认为那是我自作多情，但请允许我猜测，太阳升起之前的三小时，当我的手还留在她脸颊上那一刻，她是动了心的。

而我呢？我什么时候对她动了心？我为什么会对她动心呢？

对了，我忘了说，那天是情人节。

抵达戒台寺后我才发现，钱小丽是我见过的最迷信的人，我私底下认为她有变成一个神婆的潜质。她也不知从哪里听来的诸多规矩，什么进殿的时候要先迈哪只脚啊，烧香的时候要先拜哪一方啊，磕头的时候要怎么着怎么着啊，听了半天我问她，这些规矩都是谁定的？她说你别管，照着遵守就是了。我说你知道当初佛教刚传到中国来的时候，和尚们连饭都吃不饱，难得碰上肯给顿饭吃的施主就已经高兴得跟到了西天一样，哪儿来这么多臭规矩。钱小丽这回是真有点急了，咬着牙朝我冷笑，然后径直走到戒坛前开始参拜。

半小时后，我说：钱小丽，我求求你了，不要再拜了，好吗？这里一共有五百多位神仙，一个个拜过来，你得拜到什么时候去啊？着了魔的钱小丽磕头如捣蒜，全然不顾我的拦阻，那一脸由内而外的虔诚让我顿觉不跟着拜两下有些不合适，但五百多位神灵我实在拜不过来，最后熬不住我也只能踱出去找到财神殿拜了两拜，顺便从这间已被改造成小卖部的财神圣殿里买了两瓶冰红茶，边喝边等钱小丽出来。

钱小丽拜完出来已经是中午了，她似乎忘了刚才的不愉快，直接从我手上接过冰红茶，拧不动盖让我帮忙，我也没有拧开，只好把手上喝过的半瓶给她，要不你先喝这个？钱小丽问：你觉得合适么？我愣了一下，我觉得挺合适的呀？钱小丽说：我觉得不合适。当时这句话让我有些尴尬，只好继续费劲巴力狂拧瓶盖，直到把虎口磨破为止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一直把大拇指攥在手掌里。我知道，心地善良的钱小丽若见到旁人为她流血，一定会心痛，鼻血除外。

后来我们在机场吃面的时候，又买了两瓶冰红茶，又有一瓶拧不开。钱小丽先喝了一口，然后把瓶子递给我，我问：你觉得合适么？她愣了一下，我迅速接下茬，我觉得挺合适的。接过瓶子喝了一口之后，我说，咱们这就算打过奔儿了吧？出乎我的意料，钱小丽没有气急败坏地说你闭嘴，而是静静地看了我一眼，说：算吧？

从戒台寺出来已经是黄昏了，我朝腰酸背痛的钱小丽伸出手，说我给你捂捂手吧，她谢绝了我的帮助，不用，我把手插兜儿里也挺暖和的。我说你把手给我，回头过马路的时候安全，钱小丽说我从小过马路就知道左顾右盼只走横道线。我说你就让我拉一会儿，就一会儿，她说你这人怎么这么烦呢？女孩子的手是瞎拉的吗？你是我什么人呐？我“喔”了声就不再起腻了，过了一会儿实在没忍住，我说反正昨天晚上我已经碰过你的手了，钱小丽又准备暴起伤人，我及时主动地打断了她的话头：我肯定不告诉别人。钱小丽乐了，说我就知道你没那么胆儿。我趁其不备展开偷袭，一把抓住了她不留神放出来的手，紧握不放，我勇敢地说：你怎么知道我没那胆儿呢？钱小丽“噔”的一下把手抽开，





信不信我抽你？她的神情如此肃穆，我被吓了一跳，不知应该如何作答。钱小丽握了一下拳，又展开，然后把手轻轻地放到我的手心里，她说：希望你没有手汗。

我这种人呢，在上海话里就叫老吃老做，也就是老流氓的意思，具体怎么个流氓法，你不妨找我以前的段子来研究一下。在这里我要说的是，我这位老吃老做这回碰到了一点小麻烦，当我握着钱小丽的手时，心跳加速，口干舌燥，如果不是夜幕降临，也许脸红都让人家看了去。可怜呐，一把年纪啦，握一下手就高兴得够呛，那要是干点别的，我还不乐疯了？以前写过小段叫《假装纯情》，现在发现，根本不用装，我长了一脑袋纯情，多得都快扑出来了，再有老流氓感慨青春不再时，你让他来找我，我把多出来的纯情打折贱卖，起码能招待一个加强排。

钱小丽自信地说过，她想让谁快乐，谁就能快乐，我信。我问过她，我能使你快乐吗？她说跟你聊天挺累的，我只能苦笑。花言巧语我倒是擅长，只是不爱说。东拉西扯原本也是强项，只是觉得不聊点深的多没劲呐？于是我这个大傻冒就天天缠着她聊人生及理想，最后终于把她给恶心跑了。说句题外话，台湾有个叫刘墉的老东西，下回别让我见着你，见一次拍一次，直到活活把你丫弄死为止。

许多天后，钱小丽跟我说她好女不嫁二夫，我郁闷地坐着出租车回家，让司机兜了个大圈回到外滩，独自站在江边闻了一会儿黄浦江的腥味儿，给她发了条短消息：对不起，又给你添了一回堵。她没有回消息，算是默认。深夜里，外滩风凉，我颤抖着又给她发了一个短消息，问道：你睡着了吗？她又没有回。这下

可把我惹急了，我愤愤不平地咒骂网上那帮可笑的星座专家，他们丫竟然说双鱼座跟巨蟹座的缘分值能达到百分百，这不是扯淡吗？如果真如他们所说，钱小丽为什么不回我消息，为什么让我一个人在外滩站到凌晨三点钟，为什么在我第二天发高烧的时候连个电话都不打过来？想到这里我不禁要问：老钱，问候一个病人真有这么为难吗？

从戒台寺回来之后，我跟钱小丽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微妙的变化，我能感觉到，她撒泼耍混的次数明显减少，看我的目光也柔和了很多，这种变化让我即欣喜异常又惶恐难当。为什么欣喜我就不多说了，日本人老念叨，爱情这东西哟西哟西。下面我就单开一段，说说我的惶恐吧。

前文讲到过的那个什么瞬间的段子，是对我过往失败爱情经历的一次再现。在那个段子中，我不无惋惜地追念逝去的爱情，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既温柔体贴又深情款款的好男人。钱小丽问我这段子是真是假的时候，我告诉她半真半假，其实不对，那段子基本没有说过假话。我确实就是那么一个脆弱敏感而且极易受伤害的男人。经历过背叛之后，我变得不那么轻信，也学着怀疑起了爱情。我知道，天长地久山盟海誓的存在几率小得可怜，我奢望生命中能有平淡如水而又温婉清新的爱情，但我知道那几乎不可能。惨遭抛弃之后，许多人劝告我，缘分未到，我认为他们都是胡扯，两个人在一起，跟缘分有什么关系？如果努力，再多的苦都能熬下去。大桥下面，等待姑娘出现的尾生一声不吭被水淹死，人家说什么了？与缘分一样纯属胡扯的词语还有顺其自然，那都是他们想不出说辞之后违心地憋出来的废话，什么叫自然？怎么顺其才算自然？你只需要追问一下，他们就当场歇菜了。我





抱着疯狂的念头怀疑一切，为了公平起见，我甚至怀疑自己，我是否还具有恋爱的能力。

如我所诉，钱小丽是一位古怪女子，她古灵精怪聪慧异常，人对事的判断准确而有逻辑，行事果断作风严谨，这样的一个女人对我来说，实在是可望不可及。歌里唱得好，相爱容易相处难。我一直都想像不出，跟她在一起度过漫长岁月将是何等样貌。直觉告诉我，她是不受控制的，也就是说，只要她老人家想，她就随时可以自己出去找乐子。这可不太好，我这么一个水做的倒霉孩子哪里还经得起这么折腾？不成，为了安全起见，我还是别招惹她为好，可是……我好像挺喜欢她的，这便如何是好？来来去去反反复复，我把这些想法掺和了犹豫、思念、否定、激情以及理智等元素，熬成了一锅惶恐。

从戒台寺回来的第二天，我们又兴高采烈地出发了，目的地还是戒台寺——昨天她光顾着喝冰红茶，忘了拜财神。路上我跟她说，你迷信得有了诗意，老天再不眷顾实在是说不过去。她说如果老天真对我好，就给我发一个好老公。我没有过脑子直接接茬：老天不是已经把我发给你了吗？钱小丽板起脸甩着手说：吊主。看来她对我不那么满意，从戒台寺回保利的一路上，我们没有再说一句话。

钱小丽也不知道使的是什么洗发水，她的头发有一股异香，不凑近闻不到，凑近之后，那种香味让人心旷神怡。钱小丽歪着脑袋梳头，皱着眉抱怨，又开叉了，哎你说我的头发是不是特别不好啊？我说挺好的。我盘腿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跟她说我最爱帮人梳头，她说别了，何苦把自己塑造成贾宝玉？我说我还能帮人捶背，如果小费给得多我还愿意捶腿，她说别了，装得再贤惠